

T 856/1125(1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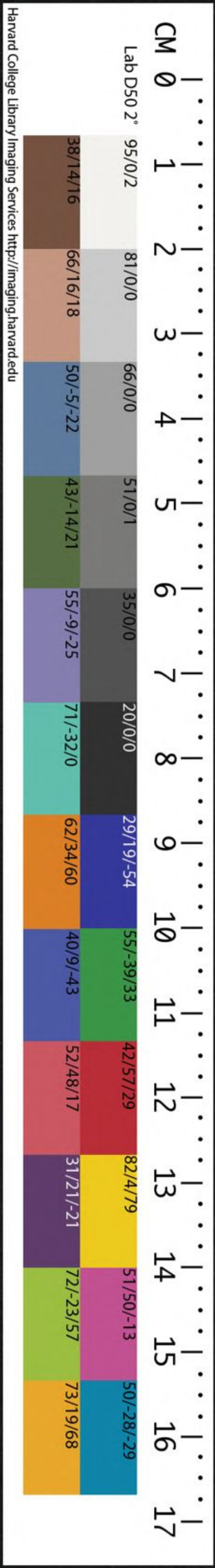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10~~

四書滙叅

論語六

十一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蒙引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集註釋以猶言謂之進者天地間

人物前一番進上下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漸進上之意故云進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

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

過於文也以精義伊川曰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

也○語類禮只是古人為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

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

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

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問

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

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

去如何合殺須存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其

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盤如今盡用

紫羅背盤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按此舉一以

例其餘今人可猛省○輯語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

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

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已隱含是非意在蓋

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

○松陽講義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淳厚用

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僞這是先進於禮樂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
損過以就中也精義明道曰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
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
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愚按文弊則
救之以質此為張江陵先進章程文之所本伊川亦曰言
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蓋亦主質
言似皆與集註就中意微別然或問云安知當世所謂儉
非昔之所謂中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
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此說最能融
貫程朱兩家之意然莫如照註損過就中為較直哉○語
類問孔子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
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
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顏子為邦之
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愚按此特推言外意本章從先進
却只主從周之前輩○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商之
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

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交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
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
中與從周之言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
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
之所以轉移其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
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按如字是承上作轉就
當下現成所用者而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固無時
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之如并以用之
俟得位行道不似夫子現身說法緊對時人之論而云然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問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語類此說當從

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
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以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精義范氏曰自顏子以下皆

在夫子之門者故曰皆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

政事者有文學者顏閔伯牛仲弓可以爲輔相仲弓可以爲諸

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爲

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或問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

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

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交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

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

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

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

固非秉筆學爲辭章者尤不可以不知也○語類問四科

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

是一物見於用者又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不消如此看自

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

也

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材只於此可見耳非本指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

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

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

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

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

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

之目耳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

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

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

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

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

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

之目耳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

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

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

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

精義范氏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

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悅而躬行之

夫子所與同道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語類李先生云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功○紹聞編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

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

通顏子於聖人所爭處只爭毫釐聖人之言點他這些便與

相轉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

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

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傳得錄道

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

有問難底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

若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

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刪正重無所不三字語上亦

悅語下亦悅正言亦悅反言亦悅譬猶時雨及物隨所沾

潤靡不欣欣向榮此夫子所以深喜○輯語須從有憾之

辭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目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

註解非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即非助我處若分作兩截

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悅乃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若作意刻畫說成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

境界非顏子分量也○集解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為非

助我者此集註所以先之默識心通後云無所疑問須知

註意原將通節一滾說兩句都是憾辭兩句都是喜意或

云無所不說如何說是憾不知因無○胡氏曰夫子之於

所不說而遂非助我非若憾而何

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論語集註卷十一 先進 五 敦復堂

按聖人之謙德乃極形聖人之語意曲折正見其喜憾交集之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或問小註此只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

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

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慶源輔

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或蔽

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聞言則誠著

而德彰矣紹聞編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

無間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非孝

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輯語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

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

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

耳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

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

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

或集語者之誤按閔子後母事考韓詩外傳無之或問弟

據吳氏之說云爾或亦未之深考取以世所習傳姑載之

○輯語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

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

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愚

按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吳氏以為集語者之誤良然

近有以孝哉閔子騫句屬之人言而夫子因述之者於義

亦可通至集註獨取胡氏之說蓋以其文義渾而

該處變意不必明言然亦未嘗不可包括裏許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論語集注

卷十一

先進

敦復堂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此詩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于其側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

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南宮縉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為異士○語類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

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愚按抑詩中如慎爾出語

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語尤為警絕蓋以白圭與

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矣而且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則其慄慄危懼之心視白圭尤

加慎焉然徒肄業及之亦誰復知其言之有味者南容惟

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

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非耽詩句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窩此邦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

篇子謂南容章解之愚按當是前章為斷此章為案○范

故集註下兩所以字以見不廢免禍之許之所自來○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按為之難言之

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前章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故本註亦兼有道無道言之大全饒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

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

命書集註卷十一 先進 二 敦復堂

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胡氏日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間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條辨顏路請子以為之椁則已之無財可知。但請子以為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下文夫子以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語類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紹聞編愚按：脫驂事，不可信。聖人氣象，胡氏云：君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觀伯魚死，不徒行，以為之椁，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為椁，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强副其意為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精義：尹氏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

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已。○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予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徐辨：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為慟句。

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

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

○按胡氏以為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回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潛室陳氏

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

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蒙引：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死葬之以禮，此

句內有殯意，在不但只是葬埋也。喪具稱家之有無，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語類：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堊鯉之得宜。此

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

歎不得如堊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精義：尹氏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

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葬鯉之得宜也。○或問：夫子所謂不得視猶

子者，乃歎恨之辭。又曰：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

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

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所以敦復堂

記夫子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蒙引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

可不知皆切問也。語類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

問須識得子路之問為切問方言愚按此事鬼知死之問所以皆為切

會得夫子之言乃正所以深告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

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

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

為善惟日不足脩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

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

故不以告也或問申之曰學固有序夫子之告子路正以

其序告之也伊川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

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

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

整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

之事即生是也要無別理。○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人生有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

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只是推轉來謂
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
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紹聞編
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歿吾寧蓋幽明始終初
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而已。 故夫子告之如此。
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由聚散
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
之異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無有鬼神不理
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
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
爾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
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
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矣。○朱
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夫子非泛論人鬼死

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之方也玩註用一但
字轉落煞是分明。○條辨所謂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者以
事鬼道理只從事人做去知死道理只從知生知去方其
事人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
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
矣此所以為無二理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語類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

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
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
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
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
明始終之不同而其
理則未嘗有二也。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之也。 精義呂氏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
敦復堂

鬼無異事。生死為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謝氏曰：此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入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語類：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東萊呂氏曰：子路來問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夫至理無二，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夫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問鬼神，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問死，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惑哉。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

閭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或問閭閻者外和內剛德

器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按和悅而諍用前篇註語在本章只謂和悅中剛氣自在，非必有所諫諍也。○又集侃侃只是比之問問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語類：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底。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侃侃剛直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有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象。○閭閻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有平日自是箇退遜底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四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四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精義：楊氏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

俊之失。○蒙引問問行行侃侃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一時之英才，故夫子樂得而教育之，異乎謹厚循默之徒，難以振拔有為，冀其成就。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精義謝氏曰：四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

其死之有。楊氏曰：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

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

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

仁者有間矣。○語類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

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問由之死，疑其

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

然，仲由之死也，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

委贄之始。其事孔悝，悝即出公之黨，蓋其心不以出公為

非故也。如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近

故，其事悝，蓋自以為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四書

鏡進道貴於剛，為其能振拔而有為也。閔子數人皆剛德

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已著，行行則純乎剛

直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僨事者剛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條辨魯人字含蓄有

但脩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

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

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愚按集註勞

民傷財只在當下說至崇利聚歛意乃又從改作後推出一

層然畢竟以註義為正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

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

之諷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或有問小註始言仍舊

未決者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

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君

大夫之心故夫子稱之不獨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

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愚按集註當理意較為切實

上句言不妄發正極言其發必當理耳亦不必坐煞平日

不言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

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

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

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集解看

得閔子身分越高則聖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或問與已不同所以

釋夫奚為於丘之門

耳○愚按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人當日正有無限

期許在解此則與下節更非兩意引而進之非擯而斥之

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

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蒙引由字對丘字看丘之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必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

入道之次第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門庶之間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

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按堂室亦即從上節門字生來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

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

之食為非義之類是亦未入室之驗也。四書通正大高明

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

能深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

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一

箇道理室又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

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

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

路故即此一端亦以見其槩云。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矣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集註下一已字特字重在升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日也不獨知見上欠只

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

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

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

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

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

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

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

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日魯自與不及

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

事欠了些子○文集問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

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曰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

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

規矩○輯語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才有着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按子貢發口問簡師與商便似隱然有愈師之

見到得一聞過不及之評衝口直出便道是師

愈然則二字語氣固甚急然亦就常情而論才分過底自

是勝於不及底故再與審一審討箇真實下落亦見子貢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

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

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

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新安

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

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

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

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愚按：道以中庸為至

是過不及界分，是猶字定盤針。知愚賢不肖，只大槩言之

固非指子夏為愚不肖。然中庸論生稟之異，實亦不出此

四種。○輯語：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愚按：首節執賢一問，尚似兩開。故夫子只用兩開答到得

師愈一轉，子貢之問，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

猶字只宜順文直下。平。○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

說不可倒說，尤不可。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精義：伊川曰：中庸不可能

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惟抑其過而引其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卷十一 先進 敦復堂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

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愈

未見得孰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

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不及○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於中也○紹開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

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或問小註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有魯者也

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為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語類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日然則夫

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條辨周公豈古之極富者何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曰富於周公便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

蒙引聲其罪謂宣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古人

刑人於市與衆

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

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

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按惡黨惡句是正旨愛人無已

是餘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精義謝氏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之所以

深室其源○語類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合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

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

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

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

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

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

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

意便煞見得高曰然○蒙引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

范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畧施之曹操嚴

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

故易曰離利貞○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

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所謂富

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

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聞孔子之言不能諫止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語類

謹厚底人不曾見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

得道理故曰愚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

以見其為人矣語類問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

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敦復堂

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又曰：知不徑不實，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遇一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
按四子皆言性之偏，本節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襯語。

參也魯

魯鈍也

述朱此只就字義詮釋，是正旨下，俱因他後來得道從鈍字中看出好處。要知夫子立言時，四子總

道不能變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語類：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

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般病但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語類：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

落下多不專一。○慶源輔氏曰：大抵聰明才辯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

子當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也終是要做好看○愚按威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

由也嘑嘑五旦反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輔氏曰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愚按粗則欠細膩

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采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槩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

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嘑則粗俗此皆氣質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輔氏曰愚者

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實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

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

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吳氏曰此章之

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或問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

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按此已為定解而後來好為新說者每拾前人之唾餘而不不知久為朱子所駁正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

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顏子若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

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文集問集註言近道又

能安貧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

乎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下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

混說集註上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語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

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

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

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愚按世間固未有安貧而即可謂之近道者亦未有不能安貧而尚可謂

之近道者但庶乎自有庶乎本領非關貧事而憂貧之心每易奪其樂道之心故有不堪之憂乃愈益顯其不改之

樂夫子先提起庶乎後及屢空語似析言意自連及集註體此所以着一又字斷續之際正在不即不離下文子貢

一面自與隱隱相照近道字亦須善體蓋顏子固已身在道中於神化處不過一間未達然已幾幾乎與道為一

矣夫子此處曰回也其庶乎易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皆極許可之辭與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近字自別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

存顏子分上只一不以貧窶動心便了即屢至空匱自就顏子所處言之註中

故字亦不必深泥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精義伊川曰貨殖便生計較才

論語集註本義通考卷十一 先進 三 敦復堂

計較便是。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

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

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言二子造

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愚按：上下節相對照，大指

如是，但不必十分拘泥。以本文只兩兩開說，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也。至有以不受命貨殖對上節末句，另說者，非是。

但下節畢竟是一抑一揚。黃饒二說似涉全抑為未穩耳。○蒙引：陳新安謂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

樂道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註內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

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也。○或曰：顏子之貧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

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

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計較

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

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

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愚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

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為迴合。須識得聖人

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

孰愈至此，又並稱焉。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

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愚按子貢才識過人，如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皆屢中實證，不獨左傳所載論執玉高卑可舉以見例也。末句雖是美中微有不足，然畢竟揚之之意為多。若一味貶抑，不見夫子之稱回以進賜矣。慶源於范氏說儘有發明，然非本指。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語類

循規蹈矩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語類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

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他天資既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

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闔室。○迹前人所做過底

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

做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又曰：是他資質

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

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

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須是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

神地位。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問不踐迹何以為

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問如太

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忠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

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輯語問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非是善人別有一種道理也。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不得僅名之善人矣。○愚按註質美而未學兩

面夾出一善人就善人現成地分。答子張之問耳。至如何便入室。自在言外。有云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要入室定須踐迹。是欲責成善人之學。先抹却善人質美矣。竊謂迹與室。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由迹而入。其所由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按樂正子章有諸已之謂信兼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篤言之篤篤厚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范氏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按程子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於心。皆抉出觀人要領。作本文是字。反照若但論篤之是與。則不求之於心。不觀其行事。可知。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刪正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紹聞編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存疑凡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者。故本文論篤只是言註。却加貌字。不可以言貼論。以貌貼色。○蒙引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幫一笑皆色也。○條辨與便是與其為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偽為君子。以冀人之與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意注色莊。蓋惟論篤是與。便恐為色莊所欺耳。觀註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

論語集註卷十一 先進 三 敬復堂

見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
 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
 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
 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

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
 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

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以有所

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
 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蒙引冉有問聞斯
 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所
 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或
 問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
 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
 就其偏而救之敬夫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為無
 勇也故欲聞斯行之然可以告冉求不可以告子路子路
 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
 父兄在至冉求以此問則正夫子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
 曰聞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惟
 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

○輯語人看得退字疑眼每每增出翻頭以為教學只有進又曲為幹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愚按赤之惑重在答由之問不同於求故夫子亦側重由一邊說特下兼人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下面故進之故退之却仍用一例可知聖人只此二字中與分明說破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汝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語類其曰吾以女為死矣

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

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呼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精義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讐而殺身則亂民也。○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

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

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條辨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能必聖人之不死。豈有犯匡人之鋒而悞死者。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喜其來也。顏子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

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愚按。意在抑季然。非固輕二子。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日出於其子弟之口。即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無忌之甚矣。故特為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異字只指非常之人。說故下面告以所謂大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勉齋黃氏

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蒙引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敦復堂

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韜語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才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條辨着力在以道上世固有必行已志不合則去者然未必其事君皆以道也若真能止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開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不止之理。愚按困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箇以道事君之忠竊謂須先有箇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箇不可則止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大臣固以德望言然亦須就職位上看若有其位而無其道雖公孤亦具臣耳。或問小註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看必行已之志是不可根原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具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按具猶供具完具之具說箇具臣固不是直貶他無用然亦所謂纍纍若

若無以異於人者其不能如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從君欲可知此乃正答季然之問故下面隨有然則從之一轉

口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條辨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

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語類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
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當以死守之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看史冊所載篡易之際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或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

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

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

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按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於其問二子而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閔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按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厚有餘。是其質美。知不足。是由於未學。觀其臨衛。難而不徑。不實。則使之治。數叛之邑。必非所以全之。但臨衛難是後此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按子路亦明知因子羔之未學，以節其使仕之非不暇復顧其言之當理否也。渠意亦非謂人不宜學，但謂必讀書而後為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民人，自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自有事社稷之學。何處非學，而必讀書乎？須將何必二字拆開看，方顯得出強詞奪理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奸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文集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輯語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愚按特斥其佞而其說之非自見。註中自幾希矣。以上皆言其說之非。而夫子所不事屑屑與之言者。只以平日惡佞本懷用是故二字當下點醒。而大指已徹。○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

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此。范氏之說。正不為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蓋此因精義楊謝諸說云。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故取范氏之說而申論。諸說之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臥反

皆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蒙引此且教他盡言還未

知教他言箇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愚按教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顯集註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味蓋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泛然開說不得

條辨記者此一章着意在氣象上舉寫此雖未摹氣象而氣象已於言辭上見之下求赤兩段皆於言辭間見氣象率爾鼓瑟又是從旁補綴以傳寫其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盡知也問之者欲觀其自知之何如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亦所以爲教也存疑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輯語居則曰不吾知也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愚按則何以哉正誘之盡言處蓋謂其必有以而使之言不是慮其無以也則字下得稍硬便非語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

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

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面鏗爾舍瑟言之○紹聞編子路齒先諸

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面鏗爾舍瑟言之○紹聞編子路齒先諸

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爾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

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

上死其長矣語類子路品格甚高若打叠得些子過便是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

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

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紹聞編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

魯衛大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

此者以見其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蓋欲

營霸業恐隣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

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

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羞霸業而不道也師旅饑饉皆言

其時勢之難為由也為之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

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真能使民有勇且知

方人當思其作為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

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為強

以寡敵眾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

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

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

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蓋
未保其成故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精言有
勇尚是氣上事如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勇必知方
才見聖賢家當非孫吳伎倆且字明是折重下句善政
善教一時并舉非有此先彼後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存
疑謂有勇自善政知方自善教有勇知方是通節結穴
處然須從千乘之國一直趄跌說時勢難為却自剋期奏
效節節為率爾寫生率爾氣象雖在臨時見病痛却在
平日胸中有這一副才具素欲乘時有為勃勃不能自遏
一聞夫子之問便自揚眉瞬目衝口道出毫不推讓直將
有勇知方說得驚天動地試看平章風動堯舜是何治功
視之一如無有子路若果達此便自無此雄心銳氣其言
不讓是全體粗暴未曾消融為國必然任智勇不循天則
不止言時欠從容非對先生長者之禮也此處故須窺見

本原哂微笑也。按哂之不但與喟然與黠相對并與求赤二節無字句處暗暗相關當時記者是少微密莫輕覷過。○語類求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按求之所以必主各再問者適鼓瑟故求必俟問而對也赤與求同而點則鼓瑟方希故夫子亦呼而問之也。方六七十里小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按方六

五六十恰似承止于乘之國下轉語故集註謂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其才具所辦只合如此不獨是謙辭

下面說為之說三年說可使與由畧同同為政事才也然一則言有勇而且進於知方一則言足民而必辭夫禮樂任讓之殊則亦才具使然而志因之而異矣。○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用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語類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

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

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詞也○條辨赤之願

學亦只就禮樂之儀度而言若禮樂之精微赤亦尚未見

得所以朱子云二子謙退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

面微妙處觀此則夫子之不哂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

有合於禮非謂二子宗廟之事謂祭祀邢疏謂禴祀烝嘗

真能以禮為國也

之類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刑疏此周禮春官大宗伯

皆類即見也鄭注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非比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

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端立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立端

以徧是也

以祭立端朝日諸侯立端以祭是已有立端而冠若朝立

端夕深衣是已有立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端取

其正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衣視布袂稱之屬幅廣袤等

焉君臣皆得服之端衣而端名示方正也章甫繼布冠也

夏日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異名而同制皆以相贊君

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毋追音牟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集解宗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相之

而肅宗祀於明堂隆大禘於清廟其相之者則絲衣載弁

之屬也天子之會同輯五等之瑞而發禁以敵王愾施政

以代時巡其相之者則赤芾金舄之班也故此處赤遜其

辭曰願為小相末節夫子道其實則曰非諸侯而何○或

問小註非諸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焉

得言諸侯故知會同為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

按會同如是則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宗廟之事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邢疏作起也舍置也鏗按瑟聲也時承師

問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蒙引申

之日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
瑟而起其撰具也蒙引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故曰撰

音鏗爾也撰具也點言異乎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
子曰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言
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語類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被除是也語類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被禊只

是盥濯手足不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是解衣浴也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

歌也巴川楊氏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皙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

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

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凍方解舞雩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

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精義楊氏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聞者孔子問之而

後鼓瑟希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樂可見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語類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由來，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所謂天理流行，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爾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等

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而其言志則又不過。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

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氏曰：所居之位，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又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訓詁體貼之例求，必待學力進眼界高，自然默會。○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皆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或問

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聞。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間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

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精義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知。

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子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

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又曰：昔呂晉伯兄弟中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請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語類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於曾皙乃云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有間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盡可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

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類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

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

當不止此也○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

終身焉耳○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日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

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

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

那莫春童冠風浴詠歸處此是可樂天理○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

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

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

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按語類所載甚繁內與總註互相發者附列總註下學者宜參考焉

○文集嚴時亨問夫子既語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

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所欲為

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嘗因是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

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然須先理

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

天下事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可與賓客

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止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

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

命吾其主大矣匪徒

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安，事業不能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疏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以也。孟子謂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孟子之所性，即孔顏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末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乞與訂正。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為希遜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

志之外無一語問答，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曰：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是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而點超然於理趣，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有不流於狂也已。○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輯語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為後文曾點問答張本。下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輯語看上文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到此三子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豈老莊門下所能○說統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愚按上節重言字令點之自言也此節重志字見所言皆三子之實有其志也已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輯語曾三問總為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愚按口中問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若專向哂由辯論語言都少味矣有

謂點言原非驀然道着既承夫子與之更何須作此印證不知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遽到得心心相照當日喟然之與定有未盡釋然者慕惜其印證總不離三子而未能善問以發聖人之蘊故其所得卒止於狂若并謂無須探討恐於曾皙地分非看得太高定是太淺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問三子意同此言最是妙會可破俗解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或問小註三子者出以下不讓總總是為其言說耳為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才見針線密處夫子哂其言因他不達為國道理然其意蓋亦許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文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

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而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

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曰得之。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其物。各當其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讓者禮之實。為國以禮。禮字內含讓字。此句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讓。只就言上看。便見得是小疵。此集註所以云特哂其不遜。固無碍於許其能也。但太說明則難為後文再問地。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

同聲下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輯語末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

推敲三子也。又曰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哂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為邦之才。非許求赤之謙。足為國也。愚按哂由卽是與點反照。與點哂由。並無二意。一徹則皆徹。但語氣畢竟從哂由遞下。而意思却注在與點。若竟不對哂由看。則與點亦無從體會矣。細味註意當自明。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按三節連下三許字。隱對與點消息分明。說統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

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邪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愚按此於晒由之疑頗明析但謂點始釋然正恐終未釋然耳蓋彼胸中所疑自在晒由與與點交關處晒由之故易明與點之故難徹竊謂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程子曰此案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徒解說不濟事

此伊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語類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

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精義范氏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

門弟子各言其志祿其所學而其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

夫子謂子路治賦冉有為宰公西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替夫子所謂狂也狂者進

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國又曰此下皆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其有不治者哉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語類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

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

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

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日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日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
意。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
規於事為之末固自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
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
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曾點合下便見得是如
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曾點之
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
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又曰若是不裁只
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
甚麼合煞。文集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
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
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
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所
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
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
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子路等所見者小子
生云心要宏放文要密察正謂此也

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

象也。語類問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
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皮膚
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
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
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
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
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才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
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
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
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
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
是事。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新安陳氏
為來

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

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語類問如程子之說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

曰此一段惟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

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源頭道理使曾點做

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不過以此為之而已 又曰曾點漆離開已見

大意語類他是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是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干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

又曰曾點見雖高漆離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志趣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

於事為問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一日三省隨事用力旋旋

捱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

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

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按語

類論此頗詳從

大全本志其畧

大全本志其容
然論此致精
丑不立其父而并其子盡實之衣學皆必亦只獲之對語
兼茲豐用全備一長論不別怪一長論上日
辨法一貫之念必者夫十古之而後成然一
本末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

也

語類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

了他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

已謂身之私欲也

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語類問已私有三氣稟之偏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忌克之類三者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

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蒙引分言之，則有三者。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稟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思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

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語類所行者之反歸於家也。以喚做

禮而不謂之理者，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文集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又曰：說復禮即說得着實。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之德也。語類克已復禮為仁，猶謂之相似，與為仁由己之為不同。黃氏曰：抄克已復禮即此為仁。若為仁

由己，則為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乃用力字。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語類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

克已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

仁乃水流也。克已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別

有存誠。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

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

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箇克字譬如相殺相

似，定要克勝得他。問克復工夫全在箇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

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待其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

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又曰：學者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

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一節。且如坐如尸，

是天理，箕踞是人欲。克去箕踞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

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

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日便是如此○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按以上數條皆言克已便是復禮意重克已程子云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此與同意○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甚嚴更不透漏○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非禮勿視云云緣本來只有此

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已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齋是禮倨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已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齋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按以上數條言克已又須復禮意重復禮○問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

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方克已便復禮也又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按此合前二說而融貫之須善會。輯語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已而未能復禮者必禮復而後為克已之盡按此一語可融合程朱諸說之指。條辨觀語類云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則顏子自是會做工夫底可見只重克已便能復禮一邊而克已又要復禮特兼為不會做工夫者言之耳大抵聖人言語包括觀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分明將克復一滾說了不分兩層蓋論學者用功則克復兼盡為密論顏子地位則克復一串為精按此條最明劃看來夫子當日答問之指只是克已便能復禮對顏子紅爐點雪境地而言故下文四勿只言克已而復禮自在其中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截但知克已則下稍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故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其實工夫是二是一未曾

克已固無處復禮不到得復禮仍算不得克已諸說絕非兩岐。語類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事皆合乎天理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語類問一禮曰呂氏說得兩句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又曰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畧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敦復堂

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問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入荒，皆在我闡同意。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云私爾，呂與叔遂謂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中，未是。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既能克已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文集天下歸仁，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辭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

歸仁。愚按此條大指自不錯，然或問小註云：一日一字勿作成功看，蓋一日克復則皆與其仁，一日不克復則皆不與其仁，方合甚速意。語類中亦有云：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如此則又似不宜硬主成功。竊謂顏子本領與凡為學者不同，一日用力為初學言，一日克復為顏子言。此處自須還顏子地分。輯語克已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又曰：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愚按識得一日是極至之一日，即以爲用功亦可。然畢竟是成功分數居多，故語類云：須是積工夫到這裏，又言爲仁由已，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此定論也。

之在我而無難也。語類克已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已，不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又敦復堂

曰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趨促顏子當下便勇猛用功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為之在我而已我能一日勇猛直捷掃去已私復還天理即仁便歸我顏子是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愚按集註特下無難字見得要克便由我克要復便由我復何難之有正日是緊對顏子直下承當語氣他人便不免聞而愕眙

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此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

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工夫在須日日用功。

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語類問程先生說如何曰惟其事事皆

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

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微言自可意會如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邦家無怨告之。

或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全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人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

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自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大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敦復堂

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耳。語類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章聖人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于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前後反覆，只說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問這四箇字，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紹聞編凡人所以不能克已復禮者

只為不知其孰為禮，孰為非禮，則聞克復之訓，安能無疑。惟顏子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而於理欲之際，已判然。故不復有疑於克復之間，直欲使下手做，故請其條目。愚按復禮禮字，即約我以禮之禮。本章正是約禮工夫。當是博文已徹，故於理欲判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然直請力行之目。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語類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

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才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四書道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

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愚按勿字意已在
 節克字中。此特與明揭出耳。本節所重自在視聽言動四
 者為克復工夫。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
 夫實落條件。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
 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類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
 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
 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
 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
 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
 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
 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
 教賊來。誅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
 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因
 材而教。故不同。要之功用成德則一耳。問視聽之間或
 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
 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
 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
 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有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
 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曰視聽與見聞不
 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
 心受與不受也。按此條勿字更勘得煞。新安陳氏曰非
 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
 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按語類云非禮勿視
 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
 復禮言動亦然。然本文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但曰非
 禮勿視聽言動。竊謂論文法則舉單見雙。而論夫子當年
 答問之指。則四勿工夫可見。顏子原只在克已上着力。到
 得索性克去。財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
 復禮自不待言。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
 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按默識
 其理含

至明力有以勝之。令至健直以為已任便是與上文為仁由已兩心相照處。輯語請目請事煞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處。或問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用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乎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操哉。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類由乎中而應乎外這

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又雋由乎中而應乎外。是

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

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

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如視聽二箴云。

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全在制

之於外。閑邪勿聽處。輯語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

在外。勿視聽言動於外。而禮復於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

弊病工夫體用都在。按程子云：制外養中。是以身心對

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精義伊川曰人之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語類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之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語類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

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襍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四書通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語類上四句是就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愚按傷易則誕二句是對上發禁躁妄而言已肆物忤二句是對上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而言前一層是就心

上謹後一層是謹於接物。末二語總收。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語類：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思於內不可不誠，為

於外不可不守。二者須兼到。又曰：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句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日更連從欲則危。

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

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

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按此似作兩般人說。然思為只

就一人合看更密。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

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

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哲人志士及其成

功一也。故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

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語類有言：私欲難去，日

與人為一片了。愚按有時忘了他，是不能察其幾也。有時

與為一片，是不能致其決也。故語類又曰：夫子告顏淵之

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四書通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是從四箇非字說。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從四箇勿

字說。纂疏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

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真真

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

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

間矣。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

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語類四箴意思都該推得盡。

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精義伊川曰大

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楊氏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仁在其中矣。語類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

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四書通敬以持已。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居業錄敬則心內外無怨。亦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為仁之功。莫切於此。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或問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

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語類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後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文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此兩句又便綴着箇無

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開用心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往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才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只說怨得是底。或問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程子曰孔子

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語類此舉敬之極致而言。或曰

且出門使民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唯謹獨便是守

之法。語類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雙峯

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

之。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

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語類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

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且就出門使民時做

去。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

民以前自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

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

也。精義伊川曰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

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此誠也。○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輯語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愚按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

克矣。語類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

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仲弓資質溫粹顏

子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

行做將去仲弓則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

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

一也。○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

克已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告仲弓是教他平

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已者要一服便見效

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持已行恕雖不曾着力去

克已復禮然却與克已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

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克已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

行恕如持盈守成又曰克已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鄭

子上書說得好鄭書云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故以此

告之仲弓未至此故告以敬恕克已之功難為而至仁也

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

則無已可克是也學者為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

處克將去不可放緩但不能如顏子之合下夾勝不待持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

訥恐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恐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類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

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存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訥，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輯語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訥，則不是仁者自訥，非訥言即仁可知。○徐公辨此舉一箇現成仁者，傍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倒做訥言則失之矣。但牛若用功，則又當從訥言下手，言漸漸謹，則心亦漸漸存。此意自在言外。○集解德之一端亦繁，就仁者之德而言，不必云四勿中之一。○思按：仁者二字須頓住其言也。

訥低徊想像而出，則下意自在函蓋中，而仍隱含不露。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

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語類問聖

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知。

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得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存得這心在。或問仁者之言。無不訛。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若獨謂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則是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輯語。心常存。在為前。一層。愚按。為之言。之兩字。或以事言。或以理言。不若直以心言之。為之。骨。見。髓。集註。特提起。心常存。層折而下。直趨言訛。為之。難。乃是中間作一襯筆。以見言之所以不得。不認。絕非強閉。不出所謂難者。亦非必其事之果難。乃從心上其難。其慎。自見得天下無易為之事。則安得有可易出之言。曰言之。得無訛乎。此正所以其言也。訛言下。仍渾還一箇仁者。開。示。司馬使之反而自思。自然輕視不得。總之為仁者言。則其言也。訛。其故不關乎言。即為司馬言。使自訛其言。其故亦不關乎言。求仁之心。與仁者之心。本自絲毫不隔。解此。則句中句外。面面員合。○蒙引。自源固可以及流。派流亦

可以得源故。但訛其言。心便收攝在。按此。乃楊氏曰。觀此。夫子親切指示之意。莫但看作言外一層。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語類。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魑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輯語夫子固是因其常懷憂懼，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此，非專為處兄弟之患而然。不憂不懼與上

章其言也。詎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工夫致此之所以然。愚按：君子二字亦宜頓住，兩不字徐徐想

像而出，與下節兩何字相涵，方見成德自然體象。或云：兩不字甚有力，此正落司馬氏見地矣。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

為易而忽之也。語類不憂不懼，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

懼不來。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由其平日所為光明正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註中平日所為在內省，前層聖人說得恁般員足，便見君子之全德。隱然自見於言外。本節只是申明上意。文集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朱註發明上章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認是解言，訴之，所以為仁者。故註提心常存，畫出仁者本事來。此章內省不疚，二句不特解憂懼之所以無是解無憂懼之所以為君子，故許補平日所為無愧於心，畫出君子本事來。如此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蒙引：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難。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為此發，然亦在其中。所以為聖人之言。輯語：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思，使之深思，即為之難。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於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

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由平日內省在。○晁氏曰不憂不

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排遣之也。慶源輔氏且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

德也。○松陽講義強為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

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天俯

不作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利

害可聽非必不憂自無可憂非必不懼自無可懼此即所

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何事

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

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學者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於心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司馬牛之

日以傳考之桓魋常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

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

必但當順受而已。精義謝氏曰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

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

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子夏之意只說死生

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同稟於有生之初。或問告之以此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蒙引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非以牛憂桓魋之將死而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

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矣。精義伊川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謝氏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

恭敬之心以遊世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為皆若已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語類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故兩盡其道。纂疏若安於命而不修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問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輯語為憂懣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以聖賢相責不是一味付之數運者此即所以立命格天也。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蓋子夏欲以寬牛之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

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類子夏當初要開

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說統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閒决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已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箇恭敬雖四

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愚按：君子敬而無失，四句是開說，所以廣牛之意也。到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疎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但患不能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何等？對如此，看似於語意為得緊，粘四海皆兄弟，一直看下。○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則，誠難免於意，員語滯矣。

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

也。愬愬已之寃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

見故激以切已利害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

發之暴矣。語類：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

愬是愬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

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

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察，字包之。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或問譖為毀人之行。愬為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語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按一有所聞。句似只說得愬一邊。鄭氏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之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按入之以漸。句似只說得譖一邊。高伯宗辨讒論。其畧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嬖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迹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恕。

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為諛泄。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若是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按此。抉摘譖人情狀。如照膽鏡。愬可類推。蒙引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存疑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集解不行焉。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此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者。不能故。既曰明。又曰遠。非明外有遠。乃明到極處。即是遠。而明到極處。正即其不蔽於近。而得之。語有兩重。理歸一致。自心之本體。言則為明。自明之所照。言則為遠。兩可謂是現成稱贊語。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氣。

丁寧之意云。語類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

然。雙峯饒氏曰。子張想是箇易疑。易信。易疑。生。愬。輯語。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

為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

明。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

只是視遠惟明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書言視

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愚按書辭是欲於遠上見明本

章是只就明上見遠知此之不同可見不行全在心體上

說譬如磨鏡只在平時拂拭用功不在臨時照物取辨此明之至所以即為遠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或問制其田里薄其稅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

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

武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

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語類看來此只是因足

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

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愚按或問語類二條俱

緊以民信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自於本文語氣為得集註

着箇然後字亦是貼本文之矣。字意但恐人認作止足食

足兵民便信之故必補出教化一層。此集註所以視或問

語類為較密也。然曰教化行乃謂教化自行非謂政至此

始行教化也。蓋教化率於兵食之先周於兵食之後。孚於

兵食之外亦運於兵食之中而教化之行則必俟之。兵食

既足故本文民信之矣。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語勢自然與

足食足兵另換一箇文法。本非作三項差排而子貢設為

不得已之問以究夫事理之極。不列為三者則問端無自起耳。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弃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仗信守城則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罄竭是食不足也不令民出粟兵又缺食而散云是兵又不足也必當去其一。或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松陽講義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戈矛車甲之敝未暇脩菟苗獮狩之制未暇講。

按去者緩之謂非裁之謂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自立。語類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

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或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得民無食而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弃信弃城然信不可弃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曰去食者蓋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精義楊氏曰民不立則傾危之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勉

齊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程子曰。義理之輕重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

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

而可棄也。仁山金氏曰。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國

家為政。於此三者。自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

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

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未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

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

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死

生。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苟為無信。雖有食。有兵。

且不相為用。况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為鳥驚獸駭。相戕相

噬者。幾希。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輯語。此是聖賢直窮

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

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闕。一不得必不得已。即

指三者勢不能全。就其中且專料理那兩件。故曰何先到

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

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必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

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理界上。分明

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愚

按。國家為政。合下總。是為民首節。民信之矣。末節。民無信

不立。人但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腦。尤在兩民字。

信者。民之所恃。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

足兵。固為民計。即去兵去食。亦是為民計。此正自古聖賢

扶危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只看集註。為政者當身

率其民一語。此中自有大本領。大經濟在。○下二節。子貢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顏淵 二 敦復堂

商所先。夫子示所去。示所去。正重所先也。集註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最道得徹。一切處常處變之說。盡該括裏。許。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病時人。文勝故為此言。說統子成提出君子二字，見得轉移。

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矣。何以為語氣直。恁斬絕，撥下節子貢亦即就他君子字折之。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語類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語來也。君子。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按惜乎字直注末句，方有着落。觀註。

惜其失言。至末方倒煞出。然失言之所以可惜處，却正以其有君子維持世道之意。而然使其言無關輕重，則亦不足惜矣。如此看，方見夫子之說君子也。七字未嘗不貫入惜乎二字中。但歸宿處，則在駟不及舌耳。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弃禮蔑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鞞，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精義侯氏曰：文質猶天地陰陽血氣，日月往來。

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賁之象，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何以別諸？故曰：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上二句是泛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慶源輔氏曰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以辨矣。語類問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蒙引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兼德位言。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

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

矣。或問何以言子貢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語類子成全說箇

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按此二條皆發明總註之義然就本文立論則自當以子貢駁子成為主第於文質不可相無之中用本末輕重意稍稍斡旋當亦自無語病不必泥大全饒氏云此章當作三樣看於本文畢竟添設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厚齋馮氏曰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蝨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條辨年饑則不但君之用不足即民之用亦不足集註解用為國用者以下吾猶不足之吾字知之也解足用在於加賦者以下二猶不足之言知之也哀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自己有一箇如之何之法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以贊其成耳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

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

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

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

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

取其一自此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故有若請

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

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朱註發明是時魯亦行

耳盍徹者只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制產不同又曰先王

定徹法原將國用通局打算過並無不足處後來人主侈

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用愈易終不濟事故盍徹之言正

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說得節用二字出今人止

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覺得有若果似迂濶愚按理固如是

但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字尚虛自是照末節說本節

只合云先王何以行徹而用自足今人何以不行徹而用

轉不足盍請仍行徹留下文問答地輯語宣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華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

之意輯語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

字是哀公語中病根按有若揣摩知公意故對詞直下百姓字以破其癥結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精義侯氏曰君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焉。孰與為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或問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意也。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紹聞編華陽范氏曰。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此語深得有子告哀公之意。夫徹法行。則征斂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

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為言。然後有子為之深言。君民一體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斂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為足乎。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猶言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也。輯語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若答。行徹正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若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絕非老生迂濶而遠。○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事情。○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

上下寧憂不足乎。或問洪氏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日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

大夫卿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正與楊氏之說相發明。而節用厚民意。即隱攝其中。楊氏所謂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即節用之道。非必加意儉嗇。以為節也。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築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行。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二不止。古今一律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

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蓋二者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條辨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敦復堂

卽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徙到那義之精上去如此方是日新方可爲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或問此其所以爲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

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

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卽所謂辨也。蒙引註

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句內却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

又字重。只是一箇人在此我愛之便至欲其生我惡之便至欲其死。已是惑了。乃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

生死之柄。惟吾子奪而反覆不能自定。其爲中情回惑豈

非蔽錮之深。義府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勇不

知在何處尋討。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己之言。崇德如築臺

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辨惑如徹蔽須先知其

所爲蔽處以造化生死之權。若惟我主張又恣其顛倒。總

一愛惡之私情所致。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此等語

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鍼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

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語類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

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

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誠善主

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南軒張氏曰為政

以序彛倫為先彛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

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輯語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在自盡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

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

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語類問當日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正使孔子為

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

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

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

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堅冰至亦未如之何也○紹聞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

言言身言之言
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紀不振
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所以子所以子所以子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精義范氏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告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夫禍莫大於知過而不能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或問景公審能

說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語類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

待其辭之畢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

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說統折字當作折服之拆不可作折斷之拆片言折獄者謂出言方半而訟者之

言言身言之言
卷一
二
顏淵
三
敦復堂

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只是狀其不費
 辭說底意思又曰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可
 以折獄見非以言折之也以心折之也慶源輔氏曰忠
 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
 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
 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述朱忠信明決四字朱子融會下
 節以立言不可豫透愚按忠信明決是可以用二字骨子與
 下節隱隱相涵○輯語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
 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
 才說片言便有下列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片言可
 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
 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按無宿
 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體會而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或問宿諾之說以宿為豫

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
 恐當如或說但為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
 掉放一壁不管○條辨無宿諾不是限定不留一宿片言
 折獄亦不是限定只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
 半言此際正須活看

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

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
 在於未言之先也○精言諾則必行更不游移此可見其
 忠信一諾即行更不留待此可見其明決○愚按只就一諾
 上看正與片言兩相激射處○尹氏曰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

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

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泄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按：忠信為明決之本。尹氏引小邾射事，是子路以忠信見信於人，切證。然觀子路之言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又可見其明決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精義：尹氏曰：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楊氏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行與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又何訟之有？范氏曰：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或問：謂范

氏兼舉本末而言，其理尤備。或問：小註這章書，須看必使意是如何？夫子隱然有追思三代一段光景，與大學絕不相同。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民無訟之難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論語測聽訟聽在訟後也，使無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末也。是故為政者在立德，以為化本。按必也乎，見為治者定須要到此地位，為善聽訟者。進一籌見端本化民，非異人在也。吾字不須泥。○楊氏

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

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

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宏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

如一。語類問集註云云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

頃刻放倒便不得。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

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

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註云以

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

做也。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

將箇無倦逼截他。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

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

倦又且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輯

語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時解於行之說政

而居單說心者非也。愚按不獨居行皆指政并居行亦

兩兩相關語類既謂行是行其所居則居亦是居其所行

若論常理則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聖人轉似回互

言之者兩之字本自劃開不待既日居之則忠自不待言

所慮者倦耳既日行之其不容於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

耳此最聖人用意微密處時解因欲對付子張將以忠亦

專說向裏不思上既有居之無倦句忠字根源已在居字

內及其發之於事則以忠自合緊貼行上講人固有居心

如是及行出政來却又不如是者非苟且求成即粉飾為

治都是不能表如其裏故語類云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

此事事靠實去做蓋到此直須實實見諸行事非仍慮心

有不實但事有不實即心有不實耳而蒙引反謂語類云

云却重在外此記者之誤其意蓋欲一味鞭辟向裏竟似

忘却上文已有居之一面後○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來時文大率模糊病皆坐此○新安陳氏曰政以治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民故以少仁言其政

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

○輯語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

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尹氏曰倦最害事若

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

敦復堂

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四書通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際存疑以獎勵屬既成或曰既成而獎勵似不及了日今

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

說亦可參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

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

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為惡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為善君子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

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

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之

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

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

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

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

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諫揜覆以止之。勉齋

黃氏曰小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刻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四書讀美惡之品一觀於其所成而美惡所由成。一肖於其質故獨為之恥君子與小人共之而寡和之憂君子亦與小人共之。○輯語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着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君子小人止心好惡本自不同。爵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必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精義范氏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

未有不正已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

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集解政者正也且虛說政之所以得名雖統人已而言却未說出

先正已而後正人之義到子帥以正二句方是就康子身上說是正人之本○條辨日子帥固有身先作則意日以

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敢○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

能也或問小註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却說得含而不露令康子深體味之可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且介甫云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為也反身以善俗而已楊氏曰欲民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或問此章之意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自不為盜○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

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輯

語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固是有此事然多却轉拆與語意不相肯蓋上導

敦復堂

顏淵

二

三

敦復堂

之以欲則下雖温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
子不欲便感化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
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

厚齋馬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

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紹開編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莒僕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藪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章上之風必偃焉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或問此章之意大槩專勉

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南軒張氏曰為上者志存乎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哉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從吾欲善之誠不篤而也○按或問云未及政教法令南軒謂發見於政教之間看來說箇欲善定不是空空徒欲亦必有流行發見之處但其間感應神速如下文風草云云雖有政教亦無須大故施為緊緊對針康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只一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懸隔竊以或問為得其神論理則宜參用南軒說○義府康子才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為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

一作尚加也。偃仆也。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

分誼言非性分之德也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

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

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愚按論理勢固

如此然上文承欲善民善說下語意自在率民以善故有

風草之喻至率以惡必偃只借作一反照可耳○子欲善

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順速易效

耳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語類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

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

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厚齋馮氏曰康子三

問雖未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

其身而求之按此章發口特揭子為政三字尤極森嚴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按達只是箇行無不得

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亦是預透下意以立言是達字正

義子張初未見及此只囫圇問一箇達其意以為既名為

士自不可以不達但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達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

病而藥之也。按達必有所以達達在外而所以達者却在

內子張不問何以能達而問何如斯可謂之

達便只問得外一面事故直詰之日何哉爾所謂達者當

頭一喝不覺和盤托出矣○說統一章精神全在這一句

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按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口中問達而意中却在聞彼亦不是以聞為達乃誤認聞處即是達也故一經夫子反詰便自應聲如響可見他平日全副精神都倒在名譽上聞與達只是隨口舉似而已。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

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按此二條亦是預透下意。義府達由中出聞自外入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偽判焉。說統一聞一達當下喝破兩邊無可躲閃是痛棒。下

丈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處須着眼。按此正對針子張隨口舉似夫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語類問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質是質實就資性上

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飾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按質是無華飾直是無詐偽一誠字足以蔽之。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雙峯饒敦復堂

氏曰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
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語類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笑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笑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
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
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做
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
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
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紹聞編質直好
義是在己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
己之是非慮常在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已而
不盡人自謂已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
也。慮以下人有時而忘非下人也故以卑以自牧釋之
卑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
直至下人皆箴其所不足。徐澹質直之氣象見於外而
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於外而好之之心在內人之言
色雖在外而察之觀之之詳審在內下人之言動舉止在

外而慮之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脩於內。集解
觀察就接物言惟恐已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已言是而不
自以為是也。輯語此三句雖為問達而言要只合鞭辟
向裏務自脩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
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愚按於語勢為轉而其理自與兩必達相貫正所謂德孚
於人而行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精
無不得也。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精
宮氏曰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語類達是
躬行實踐收斂近裏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
則德脩於己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此是在邦在家必
達之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又曰達
是做得去。或問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
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
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
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類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填不足。愚按所謂堂堂乎張。難與並為仁。正坐此。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歛近裏底。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放出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葢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子張病痛處。又曰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

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問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則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又曰。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輯語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愚按其所必聞。在此其所。以自絕於達。○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亦正在此。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子此下

日今市井間巷人却不為名止為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率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蒙引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撤之也。

徐辨遲自是三件各項問夫子亦是三件各項答。精義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或問此亦足以發明言外之意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為記言之人本有此意恐亦未然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已。徐辨善只是善其切於為已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此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愚按理固如是然亦竟脫從遊不得。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才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又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按前一條就處事上說。此條就居心說。尤為正本清源。對針樊遲近利意。尤關切。○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

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慶源輔氏曰。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利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輯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效。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精義。謝氏曰。

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已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隱以是脩。○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時。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已之惡。便鹵莽。而不服。攻治矣。○吳因之曰。無攻人之惡。則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隱者用力。挈在須先認得。隱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

曲隱微渾無頭緒。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慙也。○按惡之為跡。顯而慙尚微。然見以為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為慙。而夫子以為惡。攻之為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為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精義楊氏曰。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况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或問。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樊遲巖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

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慙不脩。感物而易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

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語類文振說。樊遲問仁一節。先

人何故。但以用告遲。而不告之。以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是體中。

流出也。愚按本節語勢固是兩問兩答劃然平分。故論
常體只各宜開說不必兩相照顧方留得後文地步。然細
玩下文一路相承之脈竊謂宜以首重問答截住而以次
重問答作不了勢。蓋此處樊遲先問仁而後問知。夫子既
日愛人而又日知人。語雖平列而意實相承。與上論務義
章分言知仁語勢自別。若板板差排覺得下文未達緣由
不見分曉故宜以側卸為得。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

相悖爾。語類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

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愚按此亦言其槩耳細思樊遲此時非必兩項互勸只因於愛人之下

復聞知人一語不覺心中打一鵞突遂於臉上微一沉吟蓋疑知之有悖於仁耳須知此時未達直從夫子心眼中

看出遲非有言也。故夫子微攝其意於知人下。隨接舉此
錯在云云而遲乃并疑其因問知而發也。一路問答情出
全要在此處着眼。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

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類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

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

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是不論直與枉一

例愛他也不能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

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遲之疑在知子
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
論或謂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
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
令樊遲徧察也。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
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愚按但言仁知合一尚
是囿圖吞棗須識得上一截舉錯是知而所以舉錯之故
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知
故原其始知由仁世此為仁裏面有知而究其用則知以
成仁此為知裏面有仁後來講家驀口說知以成仁只見
得下一截於合一之理究未徹。精言此節論道理不但
當提明知字并當提明仁字論語氣不但仁字不可徑露
并知字亦不可徑露何也遲之未達只是意中錯愕夫子
知之故言此以解其惑然彼未有問辭見夫子答問知後
復益以此言不知其是言仁知相成而以為專為知言也
若將舉直錯枉說明是知使枉者直說明是仁下面便不
消再問矣。愚按註義自宜渾涵為得但來
脉於即離隱躍之間正未可全然脫却耳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看專為知者之事解

之理解何謂也對舜湯節遲問兩意子夏答亦兩意。曾

氏曰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於

不仁能使枉者直也按此正與遲問兩意相對照。輯語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

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病根則
一愚按其病根畢竟是單認作問知由於其未達處未
會理會得夫子已融入問仁一并開釋故將舉錯二句打
作兩截俱坐入問知中不覺又添出一重疑障耳解此則
下面子夏富哉之歎即謂通舜湯往事而
言亦無不可蓋疑則俱疑徹則俱徹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存疑遲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

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精言歎其不止言知

是知不止是知也此只歎詞非辨詞○愚按此非子夏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輯語樊遲只說問知子

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課本

上加箇諸字即此節眾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

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

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

知順故此重在舉邊○徐辨遲只見得舉直錯枉是一番

事使枉者直又是一番事如何才舉錯便能使得所以見

得夫子皆以為為知之事益有可疑子夏惟告以選於眾舉

臯陶伊尹則已不用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而

枉已錯矣則又何用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能使之

事而後枉者直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所謂能使枉者

直已在舉直錯枉之中而知足成仁之理顯然矣○愚按

子夏指點倡歎之神全在兩矣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迴氣

合仁字自津津隱躍心口間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

通非必有心發覆也○精義楊氏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而獨曰舉臯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於

有司亦惟臯陶而已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

不仁者遠其在茲乎矣語類遲疑二者相反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矣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

敦復堂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理解人渾全一箇惻怛之心。便自能愛人。就此中却有分。別便自能知人。夫子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疑知之妨於愛。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終不明白。所以退問。子夏云云。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邊。認夫子舉直二句。解所謂知人者。故於此只舉舉直二句。並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之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與。○愚按。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是從子夏語意中體會而得。必謂因本文不仁者遠與仁字牽合轉。○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覺太泥。○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精言伊川曰：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語類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

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

至也。又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或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

當，使聞者不怍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

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

人非友道也。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愚按：註分兩截，味本文忠告一讀，則上

截自有兩層。看來忠告為通身主腦，程子謂誠有餘而言不足，朱子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因告而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好用着善道。不

然善道箇甚麼？故合善道看內外兼盡，盡此忠也。即通下

截不可則止，看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上截說友以輔

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但見註中義字不見合字，便似不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好，則上截輔仁

亦何煩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為合下不以數而見疏，亦

是合子貢本自問友合兩截看來正恰，還一箇友字分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精義揚氏曰：博學而

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按此於詞理俱順。尹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按此於

語句為倒，而於意理却順。須善會之。范氏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

之為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為益也。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方以

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業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

敦復堂

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敦復堂

力於行則學脩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按此亦用倒法，與尹氏同。蒙引：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不但益字須如此看。且於本文為順，不然是以友講學，非以文會友矣。而所會之友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觀而善而德日進也。紹聞編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輔仁也。友所以輔仁，會友講習，正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愚按集註講學取善，劃然分開兩兩對待。於理自不可易，但體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樞紐，絕非對舉平分。則以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如尹氏說一線穿成，庶不致屈經從傳，但此中分際交關，須是融洽分明。乃於經傳兩得之耳。四書通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